

爱

→ 祝振强 ◎著

报社记者龙边与初恋情人乔盼，死灰复燃。乔盼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激情过后，她已是平静如初，与龙边的相逢，使她恍如再生。

二人陷入缠绵的同时，她还为龙边张罗女友。这让龙边置身于一种复杂的情感与体验中。

龙边在差旅中与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斯叶彤相识，他陷入单相思。

报社里，心怀各自小算盘的人的面目在遮掩中时隐时现，一向不屑于“斗法”也不会取宠的龙边陷入被动。乔盼给沮丧中的龙边莫大的安慰。

龙边在与斯叶彤交往的同时，也为乔盼而摇摆不定。乔盼给予龙边的安慰让龙边欲罢不能，终于有一天被外科医生抓了“现行”。乔盼夫妇的矛盾也终于爆发，而办理出国手续正进入攻坚阶段，外科医生约见龙边。

电视台的大腕胡导一直在纠缠斯叶彤，斯叶彤只得忍气吞声。龙边为搬倒胡导，四处寻找胡导的劣迹证据，并找到了“社会事务调查所”，雇佣私家侦探，其间的秘查、追踪、偷拍……

斯叶彤答应与龙边结婚，乔盼忙里忙外为其操办，敏感的斯叶彤唇枪舌剑，不依不饶，乔盼隐忍不发，龙边左右为难。乔盼出国前夕，半夜，龙边接到乔盼急于见面的电话……

错过

华夏出版社

紫丁香文丛

爱 不 错 过

祝振强 著

華夏出版社

序

何镇邦(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华夏出版社资深编辑“紫丁香文丛”的策划者高苏先生新近向我推荐一部即将付梓的长篇小说书稿——北京的文学新人祝振强的《爱不错过》。

小说叙述了新闻记者龙边和他的大学同学乔盼以及电视台读书节目主持人斯叶彤三人之间相当复杂的情感纠葛,从而再三阐释“爱不应错过”这一主旨,也可以说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种发现和感悟。这部小说同一般写三角恋爱的爱情小说不大一样,也不同于写婚外恋情的其他作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龙边在大学时代就同他的女同学乔盼互相暗恋,但是由于羞于启齿,没有把握好表白的时机,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于是错过了一场真正的爱,铸成终生的大错。等到若干年后他们再度相遇,爱情的火花再次碰撞出来,这时候,龙边虽然仍是单身,但乔盼已经嫁给一位外科医生,感情虽然不协调,却已有一个女儿。这时,他们日见炽热的情感以至于性爱就让他们处境相当尴尬。龙边虽然竭力想从这种感情的泥淖中脱身,向他在旅途中偶然相遇的年轻漂亮时尚的电视台读书节目女主持人斯叶彤求爱,并在斯叶彤困难时挺身相助终于赢得了斯叶彤的好感,进而筹备结婚;乔盼对龙边、斯叶彤的婚事理智上也给予支持,并准备随其夫到国外定居,结束同龙边的感情,但是,终因龙边与斯叶彤的感情基础不牢靠,斯叶彤的虚荣与任性,加上龙、乔之间的旧情被斯发觉,正在筹备婚礼的龙、斯遂告分手,乔盼也因家庭矛

盾的激化放弃随夫移居国外的打算。小说的结尾之处,乔盼正在滇、藏交界处的香格里拉旅游以放松身心,频频给龙边发来手机短信,准备回家同龙边重续前缘。这大概就是一场现代都市爱情的一个结局。

读罢这部描述都市青年男女情爱的小说,我以为,除了作者一再阐释的“爱不应错过”的这一主旨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外,在艺术上,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也可以说是长处。

一是由于小说的作者从事新闻工作,在小说叙述上有着一种相当简洁而明快的语调,使小说的故事叙说和人物行动与心理描写显得相当细腻而明快,从而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据说这是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但看得出来,作者在生活素材的概括和提炼,故事情节的编织上已显示出其艺术才华。小说的情节提炼得相当集中,叙述的节奏也处理得较好,不枝不蔓,张弛有致,这是从事小说创作最基本的功夫。当然,如果要求得再高一些,除了集中写龙、乔、斯三者的情感纠葛外,还应更好地展示这场情感纠葛的社会背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作品,虽然也写了龙边所在的报社的种种社会相,从张社长到龙边被报社派出去采访的几个事件,从电视台霸占斯叶彤的大胡子的种种作为,如果能用适当的笔墨写得更深入一些,既突出龙、乔、斯三者感情纠葛这一主干,又把社会背景表现得清晰更深刻一些,我以为,这样一来,无论是作品的思想深度,抑或是作品的审美价值,都将得到加深和提升。

二是人物形象的刻画也颇显功力。在这部篇幅不长的长篇小说里,作者用比较集中的笔墨刻画了龙边,乔盼和斯叶彤三个人物形象;应该说,这三个人物形象还是鲜活的、成功的,其中,尤以斯叶彤的形象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为她的个性特征被刻画得比较鲜明。诸如她的虚荣、时尚与任性,这些当今摩登

女郎的个性特征被写得相当鲜活、突出,而这些个性又大都是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出来的。例如写斯叶彤决定同龙边结婚,龙边准备装修新房,斯叶彤先带他参观潘姐的房子,然后向潘姐介绍给六指的装修队为他们装修新房,关于房子的设计以及装修的过程都凸显斯叶彤虚荣、时尚、浪漫的个性,因此,小说的第十一章“有多少爱可以装修”读来就比较有意思,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就比较深刻。再为写买车一章,对斯叶彤的任性,也写得相当淋漓尽致。小说中另外一个女性乔盼的描写,作者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也写出了——一个知识女性在情感上的一些内在的东西,但比起斯叶彤来,她的个性描写相对逊色一些,于是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如斯叶彤那么深刻。

三是小说中有一些性爱描写,诸多写龙边与乔盼的性爱,写龙边初得斯叶彤的性爱场面,热烈,缠绵,但又都有所节制,处理得比较干净,读后没有不好的感觉。这一点,也显示出作品的审美品格。

总之,初读《爱不错过》,一方面感到文笔清新,小说所写的情爱故事也颇有启迪之处,一方面又感到不够满足。我把这种感受写出来,权当序言,同作品一起献给读者诸君,但颇能起一点导读的作用。

2004年4月22日于北京亚运村

目录

序	何镇邦	1
第一章	给飞一个理由	1
第二章	垂下的是饵,钓上的不是鱼	22
第三章	与沙尘暴共舞	38
第四章	枪击春天	53
第五章	谁说回头是岸	72
第六章	自由裸体,自由落体	96
第七章	混沌的距离有多远	107
第八章	往事再提起	125
第九章	螳螂的姿态	144
第十章	手心浮云,手背落雨	178
第十一章	有多少爱可以装修	194
第十二章	爱不要说出口	223
第十三章	有一种爱叫“放手”	248
第十四章	爱,走上来时路	272
后记		289

第一章 给飞一个理由

1

每天临近中午时分，龙边从睡梦中醒来，总要眼望天花板，怔怔地发上一会儿呆。黑夜的残梦枝枝蔓蔓，白昼的脚步迟迟疑疑。这天，也不例外。

这是个年关将至的星期一。

龙边眼中，是凝视过无数次的天花板。

水泥缝隙，有一段儿被雨水浸渍，留下一条带状的印痕。沿缝隙，偏南的一面，是个弧形的隆起，乍看不见特出；偏北的一面，皱皱巴巴，波纹四起，也一般。

凡事儿经不住细掂量。迷蒙中，天花板上，竟慢慢地游走出了一条白鳍豚——浑圆的身段儿，被那条缝隙平截，分出水平面；以下，还有三两个操控平衡的鳍；缝隙向西延伸，则是那活物探针般的嘴巴无疑……

这一全新的发现，让龙边兴奋难捺。他伸手摸索到近视眼镜——瞬间所见，即让他意趣索然。被雨水渍过的天花板，麻麻花花，说是让人揪心的龟裂地垄，倒是更恰当些。

抽个时间，该把这房子好好归置归置，装修一下了。龙边心里嘀咕着。

摘下眼镜，他盘算着，今天有什么需要急着做完的事情……报社星期一不开会，没有预约好的采访，两篇开了头的稿子，并不急着要发。就是说，一整天的时间，他都可以就这么懒散、松

弛着。

“叮铃……”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扬起胳膊，拿过听筒，“喂，你好！”没等他回过神，乔盼焦急的声音，便开始一揪一揪地撞击他的耳膜。

“不好了！我家里出事儿了！”

“你说什么？”

“他，他失踪了……”

“你是说他，怎么……不见了？”

“是呀！上个星期，他说高中的同学聚会，认准了，偏要开车回山东老家。他走时候说过的，星期六回来。可我星期六的时候，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家人说，他一早就出门回来了……”

“那，你没打他的手机！”

“能不打吗？一直都关机。这几天连着大雾，我想，他该不会是……”

“从山东开车回来，有多半天时间足够了，至多一天，好几天不露面，难道……”龙边坐起身，思忖着说。

“他妈的，真是个混蛋！还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乔盼有些气恼。

“他和你说过，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办吗？比如，绕道去地方医院出诊，或者，去看朋友什么的？”

“没有啊！吵了几句嘴，他赌气走的！”

“赌气走的！？怎么，又吵架了？”

“我骂他开车回去，是显摆，烧包，臭美，无聊，越说越急，就开吵呗！”

“是这样啊！不会的吧……”

“什么不会啊？”

“我是说……哎，这样，你在家等我，我马上就到。”

路旁的枝桠,在出租车上划出斑驳的乱影,横竖交叉,一路不断。车子追赶着前方冰冷的街景,一格又一格,远远地甩向身后,随意得像是白天替代黑夜……

乔盼是龙边大学时的初恋。和一般少年初恋的结果毫无二致,他们是以疙疙瘩瘩的分手而告终的。是毕业几年后的一次偶遇,才使得他们情爱重回,彼此深深坠入爱河。

一想到和乔盼的爱恋,龙边就会止不住地脸红——从入学之初俩人确立恋爱关系,到毕业前夕分手各奔东西,三年多的时间,耳鬓厮磨,卿卿我我,俩人愣是保全了青春期的囫囵身子。

花前月下,树影草丛,漆黑的电影院,或者深夜寂寥无人的街心公园,乔盼喊“停!”龙边马上住手,不敢有半点儿得寸进尺的奢念。即便他十八岁巅峰状态的欲望,时时都会充溢每一根毛细血管;即便他坚硬冲挺的下身,多次就要不管不顾、无师自通地径直寻了路径而去——可惜了,一次次青春的带球冲撞,都没有破门。

多年以后,龙边恍然自问:乔盼对他喊停时,是真希望他停下来呢,还是相反?那些多次挪开他手、按住他下身的调皮之举,莫不是小女孩儿羞涩的暗示?

有此开悟,龙边惊出一身的冷汗!

他后来看到美国一个心理学家的话,也让他长久地汗颜——男人总后悔曾经没和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总后悔曾经和男人发生关系。遗憾啊!他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后悔的机会!

而她后悔的,会不会正相反呢?

这个念头折磨着他,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时常对着他大喊大

叫的声音。音量,在逐年递增——很多年里,他对乔盼的思念,一直就没有真正地断绝过。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有乔盼的消息传来,说她结了婚,说她生了个女儿,说她换了个单位,说她生活得并不是很开心……

对于乔盼的事情,龙边既四处打探,又害怕深究。

岁月催人。内心中那根思念的弦,表面上像是松懈了。

直到有一天,乔盼梦一般翩然而至,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一瞬间,他听到,心底的那根弦,“铮”的一声,扯得笔直、刚硬,闪着可怕的蓝光!他不敢触碰,不敢抵牾,否则,必是鲜血淋漓。

那天,龙边上完夜班,走出报社大院。

黑暗中,一辆自行车擦身而过。街灯下,一个娇好的面庞一闪,传来被封存进记忆中的声音:“龙边?!”

乔盼!天哪,真的是她!

“是你?怎么能碰上你……你的单位,不是在海淀吗?”

乔盼幽昧地一笑:“我调到了管理干部学院,离家近一点儿。喏,就是那座楼……”乔盼似乎也有些慌神,说着话,指指不远处那幢顶部若古人冠帽的红楼。

龙边当即好生感叹:不是冤家不聚头!他的单位与乔盼现在的学校,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千米!

“刚刚上完夜大的课……”

“我也刚值完夜班……”

一个奇妙的夜晚,俩人就这样毫无准备地退进时光隧道——野营篝火、激情朗诵、单音口琴、青春淡淡的忧伤……漫步夜色中,他们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地缩短。记忆,是一团文火,在俩人的心中复萌、燃烧……

三里屯路口,乔盼指着一家名为“尖角红顶阁”的酒吧说:

“走吧，我请你喝一杯。”

“这么晚了，夜不归宿，不怕你老公四处找你？”龙边不动声色地问。

乔盼看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他呀，到澳大利亚进修去了！要管我，也得等一年以后呢！”

龙边的心里“咯噔”一下，像是夜行山路，失脚踏翻一块石头，静听危崖滚石，不免心惊肉跳。

那一夜，确切地说，是那一天的凌晨，几杯干邑下肚，欲念焚身，龙边稀里糊涂地住在了乔盼的家里。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转念之间，全都发生了。

“当初，你为什么回绝我？为什么不等我？”龙边耿耿于怀。

“那些旧账，还怎么能说得清楚……”乔盼双目晦暗，轻抚着龙边的后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母亲得了胃癌，住进了他工作的那家医院。三次大手术，都是他主刀……母亲的生命又延续下来。医患之间，经过了对生命的传递，就有了一种母子般的亲情。”

“你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就这样认识的。我终日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对他渐生感激，慢慢地就卸下了心中防御的盔甲。后来，还是在那家医院，母亲陷入迷离……临终前，她拉起我的手，又拉起他的手……”

“那你的生活……应该，也还可以吧？”

“什么叫可以？婚后多年，我才终于弄明白，感激，还有善良、忠厚等等，终究是不能取代情欲和爱恋的。可是，一想到长眠于地下的母亲，我就不敢有别的念想……”

“我懂了，你不要说了！”

十年的光阴，像是根绳索，两头合拢，成了环绕的圆圈儿。宿命的邂逅，像是只手，一抛，三缠两绕，俩人，就被紧紧地箍在

一起。

雨夜相遇后的一段儿时间里，龙边和乔盼无异于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燕尔新婚。隔上两天，他们就会有一次实实在在的幽会，或是在龙边的住处，或是在乔盼的家里，或是在依山傍水的宾馆房间……他们疯狂而酣畅地体尝着被阻断的情爱……

有一阵，乔盼的话少了，笑容不见了，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快回来了！”

“什么时候？”

“下个月。”

“……”

那天，他们坐下来，认认真真的地讨论了他们俩、以及他们俩的未来。

龙边终于没能把诸如“和他离婚，我们结婚吧！”这样的话，痛快地说出口。

“我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算是个完？”

“走一程看一程吧！只能如此了。”

“怎么个如此法？”

“既然感情走不进婚姻，那婚姻，也别指望圈住感情……”

乔盼沉默良久，苦笑着，使劲儿地点头。

乔盼的丈夫从国外回来了。他们的幽会，适当减少了一些，可热度不减。

这期间，乔盼一直热心地张罗着龙边的女朋友事宜。前前后后，给龙边介绍了好几个。

龙边取笑她说：“你倒是比我还急！可别以为我一结婚，咱俩的感情就进了保险箱！我要是先结婚后恋爱，日久生情，你不惨啦！”

“你真的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就算是你喜新厌旧,我认了!”

可经乔盼穿针引线的那几个女子,却一个接一个地打击着龙边的婚恋热情。

头一个,长得确实漂亮!可见第一面,还没怎么着呢,就一甩一甩地把头发稍掠向龙边的鼻子……第二个身材窈窕,楚楚动人,嘴却长得有点儿地包天。这倒也罢了,不能容忍的是,她竟然有轻微的口吃!末一个,是位心理学博士,举手投足,皆如天外来客。上来就问他,如果把他流放到一个荒岛,允许带三样东西,他会带哪三件?那副认真的模样,简直就是入洞房前的唱和对诗!

“推着不走,赶着倒退,你也太难伺候了!你自己找啊!要快!”乔盼不再给他张罗,可仍像逼命一样催他,诸如“五一以前必须确定下来”“十一以前必须结婚”等等。怎奈婚姻强抓不得差,她说破天,终了也是白说。

一转眼,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又是两年有余。平淡的生活,像是时装,一直都是从旧有的样式中照抄照搬。千篇一律,却也相安无事。

怎么的,在乔盼家里,突然地就出现了意外的变故。

3

出租车停在了乔盼家的楼下。

龙边坐在罩着蓝白两色衬布的后坐上,看着发票“咂——咂——”地从车前的四方盒子里吐出,心里一遍一遍地发问:这是真的吗?一起将要改变生活的骇人事故,难道,真的就这样猝然发生?

不会，不会的！他断然否决着，却仍不免慌张。懵懂地走上楼，他按响了乔盼家的门铃。

乔盼穿着一件白色的休闲毛衣，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紧身裤。见到龙边的一刹那，她的紧张像是突然得以释放，闭上眼睛，重重地靠在门上……

龙边凝视着无助的乔盼，什么话都没说，把她紧紧地搂进怀里……低头，吻住她的双唇……

乔盼闭着眼睛回应。舌尖是灵敏的触点，舌身如出水的蛟龙……你来我往，分不清彼此……不长的时间，龙边的下身就开始支竿撞鹿；乔盼的身子，也愈发软棉地散开……

龙边俯身用力，一把抱起了乔盼，紧走几步，俩人双双跌倒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他的手急急地伸向乔盼胸前。

乔盼配合地脱去毛衣，双手后褪，又背后，解开乳罩的后带。登时，两只丰润的白鸽子，“扑棱棱”地飞出，耀着眼睛，白花花地拍打着龙边的面庞……

龙边心头火起。他起身脱甩下里外的衣物。随即，就去脱乔盼下面的衣服。乔盼像是害怕他冲动之下，幅度极大的动作，忙说：“你别动，我自己来。”说着，三下两下，变魔术般剥光了自己。

阳光直射，阴影交叠，乔盼光阴中的身体，愈发娇艳可人……龙边伸手一摸，乔盼的内园，已渍成一片湿地……他的下身正直，滑滑地一送，乔盼身体一惊，随即，便与他全无隔阂……刚才还齐整的两个人，像是两片软体海洋生物，滑润地粘贴在了一起……

乔盼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使劲儿地掐了龙边的后背一下。龙边欲抽回起身，被乔盼轻声呵止。她回手拿过沙发背上的卷纸，扯断一截儿，按向股间……然后，“啪”地拍了龙边一下：“起

来!”

龙边抬起头,唾液一丝,淌在乔盼的鬓边。

他捧起乔盼的脸,轻声问:“你真的觉得,他会出什么事情吗?”

乔盼点点头,又摇摇头,从他的怀中挣出:“我不知道。你想,一连好几天,都没消息……”

龙边的眼睛移开,落在了书房里的电脑上。他拉起乔盼,快步走进书房:“快,上网看看!”他想,如果乔盼说的果然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的话,这样大的一件事情——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名医生,驾车外出遭遇车祸……这,肯定会成为当地媒体的头条新闻,网上无论如何不会没有反应的。

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各网站的社会新闻……重点当然是山东。南北依次排开,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还有山西、天津、上海……时间由今天扩展到昨天、前天……——看过——没有,没有,都没有!

龙边有些释然,他拍拍乔盼按住他肩头的手,说:“别着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他可能是有别的事情。”

乔盼的双眼依然盯着屏幕,说:“没那么简单,这我知道的!”

龙边站起身:“就是为了不让他开车回去,你们才吵架的吗?”

乔盼苦笑一声:“你觉得,能这么简单吗?还不是和你有关……”

“和我有关?我把什么东西落你家里了?”

“是啊!我们,每人都会有一个单身时候的小箱子。”乔盼指指卧室,说,“很多年了,已经形成了默契,我从不看他的箱子里装了什么,当然,他也没必要知道我的。箱子平时是上了锁的。可前几天,我一早起来拿东西,忘了锁,他下班回家早,结果,就看

到了你写给我的那些信……”

龙边惊诧地问：“信？这么多年了，你竟然还留着？”

乔盼平静地说：“都留着呢！一共是一百零四封，一封不少！”

“你放在单位不行吗？干吗放在家里？”

“以前，我是放在单位里来着。后来，办公室失窃了一次，所幸那贼对这些信不感兴趣，我就把它们放回家里。原指望还能安全些，可谁曾想……”

“这样吧，那些信，我今天就带回去，免得以后再惹麻烦。”

闻听此言，乔盼一扫颓靡，回复了往日的一些泼辣：“偏不！那个时候，你想写信骚扰我，就写个没完。现在想拿回去，就那么简单哪！”

“都这会儿啦，你还拗什么呀？那早晚也是颗定时炸弹啊！”

“怎么啦？我倒要让他看看，那些信，就放在那儿，放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怎么着吧！”

“他要是……”

“是啊！他还能看到吗？”

时钟“滴答，滴答”，慢条斯理地响着。

斜阳西转。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钟。

龙边犹豫了好一会儿，咬咬牙说：“我们各自准备一下，赶下午的飞机，去山东找他吧！只能这样了！”

“那样，不等于是把咱们的一切，都暴露了吗？”

“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和在人前暴露咱们的关系、公开隐情相比，毕竟不值一谈。我回去一趟，拿些差旅需要的东西。”

出租车飞驰在通向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上。

龙边和乔盼双手紧握，并排坐在后座上。乔盼的头微微倚靠在龙边的肩上，两个人谁都不说一句话……

迎面而来的汽车，“呜”的一声，呼啸着，总是在就要撞个正着的瞬间，才擦身而去，使人一阵紧接着一阵地惊恐……

突然，热烘烘的车厢里，传来了低低的手机铃声……侧耳细听，确是！

乔盼一惊，伸手拿过自己的小包。手机铃声，又清晰了一些。龙边扶了她一下，示意她赶快接听。

乔盼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掀开盖子：“喂——”

对方足足沉默了十秒钟！

“喂！说话！”乔盼加重了语气。

“……你在哪儿？我，到家了。”闻听此语，乔盼看了龙边一眼，一阵释然的惊喜，掠过她的面庞。紧接着，就有一簇怒火，慢慢地在她的眼中跳跃。

“你他妈的还有脸问我在哪儿啊？我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准备到山东，给你……”龙边的双手用力按在她的肩上。他分明感到，他按回了乔盼就要说出口的两个字——“收尸！”

“乔盼……”手机里，对方尖尖的叫声，传进龙边的耳中。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乔盼，你回来吧！我想通了！我，都想通了……”

这一回，轮到了乔盼沉默。

“你想通了什么？”她终于发问。

“我……什么都想通了！咱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了！不是